

於市校曰。吾幸無他事。安至此。僧曰。君還家。夜漏將上。有一異姓親叩門。坐未定。外有馬相踶。不解。取火視之。其一牝馬也。有胎。已墮駒三足。若有此。君死無疑不然。亦不死也。其人歸候之。皆如僧言。大驚。旦起問僧。所以脫禍。僧曰。吾無禳除法。惟有遠行。可以少解。用其言。乞歸農州。將憐而許之。遂爲遠行計。既登舟。適有事。當略還家。將登岸。與一人相遇。排之。墮水。死州知其故。以可愍譏之。得減罪。復從僧學其術。僧曰。吾術與君無異。而所以推之者。則不可傳也。復曰。姑告彼。課日時。我自推之。僧曰。盡子思慮所至。子所不及。吾無如之何也。復推之。累日。盡得僧所見。而不見駒所墮三足。僧曰。子智止此。不可強也。終不復告。

神和子

乖崖公張試。家在濮州。少時尚氣節。喜飲酒。每遊京師。寄封邱之逆旅。有一道人。與之鄰房。初不相識。而意相善也。日會飲酒。家及將去。復大飲至醉。張公曰。與子傾蓋於此。不知何人。異日何以相識。客曰。吾隱者。何用姓名。固問之。曰。我神和子也。異日見子成都矣。至淳化中。

嗚呼盛哉。

孫明復

絲明復先生。退居太山之陽。枯槁憔悴。鬢髮皓白。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五篇。爲春秋學者。未有過之者也。故相季文定公守堯。就見之。嘆曰。先生年五十。一室獨居。誰侍左右。不幸風雨飲食。生疾。奈何。吾弟之女賢。可以奉箕箒。先生固辭。文定曰。吾女不妻先生。不過爲一小官人。妻先生。德高天下。幸婿李氏。榮貴莫大於此。先生曰。宰相女。不以妻公侯貴戚。而因以嫁山谷。衰老藜藿之人。相國之賢。古無有也。不可不成相國之賢。遂妻之。其女亦甘淡薄。盡婦道。士大夫莫不賢之。

于令儀

曹州于令儀者。

市井人也。長厚不忤物。晚年家頗豐富。一夕盜入其家。諸子擒之。乃隣子也。令儀曰。汝素寡悔。何苦而爲盜耶。曰。迫於貧耳。問其所欲。曰。得十千足以衣食。如其欲與之。旣去。呼之。盜大恐。謂曰。汝貧。乘夜負十千以歸。恐爲人詰。留之至明。使去。盜大感愧。卒爲良民。令儀擇子侄之秀者。起學室。延名儒以教之。子伋。姪。

成都亂。張公爲成都守。始異其言。西行。常以物色訪之。然一時入蜀。終無所見。後脩天慶觀。以家財建一閣。榜曰望仙閣。至殿日。輒出遊焉。屏騎從門外步而登閣。燕坐終日。冀有所遇。如此者二年代者。將至。復一登之。將絕意於此。日暮。出東廡下。得一小逕。入得一小院。堂中四壁。多古人畫像。掃壁視之。中有一道人。鬢鬚逆旅所見。題曰神和子。公悵然自失。所見正此也。按神和子姓屈突。名無爲。字無不。爲五代時人。所著書亦以神和子爲名。

灌水燕談錄

曹冀王

曹冀王彬。前後帥師征討諸國。凡降四國主。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。未嘗殺一無辜。功名顯著。爲諸將之首。諸子賢。令瑋。琮。璫。繼領旄鉞。陶弼觀王畫像。有詩曰。蒐兵四降王縛。敎子三登上將臺。其後少子玘。追封王爵。實生光憲太后。輔佐仁宗母儀天下。累朝聖功仁德。天下懷慕。以至濟陰生。享王爵。子孫昌熾。世世無比。非凡功陰德。享報深厚。何以及此。雖漢之馬郭。迨無以過此。

王闢之

傑倣舉進士第。今爲南曹令族。

馬遂

慶曆末。妖盜王則盜據貝州。賈魏公鎮北門。倉卒遣將引兵環城。未有破賊之計。公日夜憂思。有指使馬遂者。白公曰。堅城深池。不可力取。願得公一言。入城殺元凶。餘黨可說而下也。公壯其言。丁寧囑之曰。壯士立功在此行也。遂至城下。浮渡濠。叫呼守城者。乘匹練繩身以上。見賊偶坐。爲陳朝廷恩信。能束身爲公請於朝。亦不失富貴。若守迷天子遣一將。提兵不日。城下血膏地。肉飽犬。悔無及矣。辭激切。賊不答。遂度終不聽。遂爭擊賊仆地。扼其喉。幾死者。左右兵之間者。莫不義。是時翰林鄭毅夫。方客魏。爲之作傳。

石曼卿

康定中。河西用兵。石曼卿與安道奉使河東。旣行。安道畫訪夕思。所至郡縣。考圖籍。見守令。按視民兵芻粟。山川道路。莫不究盡。利害尙慮。未足以副朝廷眷使之意。而曼卿吟詩飲酒。若不爲意者。一日。安道曰。朝廷不以遼路。不才。得與曼卿并。命今一道。兵馬糧餉。雖已留意。